

型世言

型世言

【明】陆人龙 编撰

【藏书导读】

《型世言》作者陆人龙，是明末著名的选家、作家和出版家陆云龙的弟弟。陆云龙，字雨侯，号翠娱阁主人，钱塘（今杭州）人。

现存本分订为十二册，中缺一册。这一册应包括总序、总目、插图四十页八十幅。

《型世言》的发现，是继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全本面世后又一个重要发现，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型世言》的发现，解开了《幻影》、《三刻拍案惊奇》、《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的疑案。

第二，因《型世言》的面世，发现了明末一位重要作家，弄清了几部重要作品的作者问题。

第三，《型世言》为世人提供了一幅真实生动的明代社会的风俗画卷。

《型世言》最大的特点，也在于它与《三言》、《二拍》荟萃古今故事不同，完全是写明代故事，其中有燕王朱棣夺取建文皇位，徐海被胡宗宪招抚，魏忠贤专权等明代重大事件。更多的则是明代社会的市井生活，风土人情，犹如一本风俗画册。首先，作者处在明末“天崩地解”的动乱年代，对社会问题有真切了解，时时露出愤世疾俗之情，对社会的弊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如苛捐杂税，高利盘剥，官吏贪赃，监狱黑暗等等。

这本书题名为《型世言》，就是“以为世型”；“树型今世”的意思。作者认为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引起了道德的堕落。他把小说创作看成是拯救日趋堕落的世道人心的一剂良药。

因此 ,在作品中歌颂“ 忠孝侠烈 ” ,批判“ 贪淫奸宄 ”。作者所持的伦理道德观仍属封建伦理道德的范畴 ,书中封建说教色彩较为浓厚 ,这是《型世言》的主要缺陷。

【名家导引】

《型世言》现藏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 ,具体资料不详。

第二十七回 贪花郎累及慈亲 利财奴祸贻至戚

莫笑迂为拙，须知巧是穷。奇谋秘计把人蒙，浪向纤纤蜗角，独称雄。 俭险招人忌，骄盈召鬼恫。到头输巧与天公，落得一身萧索，枉忡忡。

右调《南柯子》

这调是说巧不如拙。我尝道拙的计在迟钝，尺寸累积，鸠巢燕垒，毕竟成家。巧的趋在便捷，一旦繁华，海市蜃楼，终归消灭。况且这天公又怜拙而忌巧。细数从来，文中巧的莫如班、马，班固死于狱中，史迁身下蚕室。武中巧的莫如孙、吴，孙臆被庞涓刖足，吴起被楚宗室射死。诗中巧的莫如李、杜，李白身葬采石，杜甫客死四川。游说中巧的莫如苏、张，苏秦车裂齐国，张仪笞辱楚相。就是目今巧窃权是阉宦魏忠贤，只落得身磔家籍，子侄死徙。巧趋附是崔尚书一流，崔宦戮尸，其余或是充军，或是问徒，或是罢职。看将起来，真是巧为拙奴，巧为拙笑。就我耳中所闻，却有个巧计赚人，终久自害的。

说话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有一个乡宦姓陈，自进士历官副使，因与税监抗衡，致仕回家。夫人郑氏，生有一子，止得九岁。到是初中时，在扬州娶得一个如夫人，姓杜，生有一子，已是十七岁了，唤名陈镡，字我闲，已娶李侍御次女为妻。陈副使为他求师，略在亲友面前讲得一声，只见这边同年一封荐书、几篇文字，道：“此人青年笃学，现考优等，堪备西席。”这相知一封荐书、几篇文字，道：“此人老成忠厚，屡次观场，不愧人

师。”又有至亲至友荐的，陈副使摆拨不下，道：“青年的，文字毕竟合时，但恐怕他轻佻，没坐性；老成的，毕竟老于教法，但恐怕笔底违时。”正迟疑间，适值李亲家李侍御荐一个先生，姓钱名流，字公布，前道帮补，新道又是一等第六，是个时髦。陈副使道：“丈人为女婿访求，必定确的了。”便自家去一拜，就下了一个请书。

只见这先生年纪三十多岁，短胡，做人极是谦虚。言语呐呐不出口，叩他经史，却又响应。陈副使道：“小儿虽是痴长，行文了两年，其实一窍不通。今遇老师，一定顿开茅塞。”钱公布道：“末学疏浅，既蒙老先生、李老先生重托，敢不尽力？”陈副使想道：“我最怪如今秀才，才一考起，便志气嚣，逞才傲物。似这先生，可谓得人了。谁知这钱公布，他笔底虽是来得，机巧甚是出人。他做秀才，不学这些不肖，日夕上衙门，自坏体面。只是往来杭州代考，包复试，三两一卷，止取一名，每篇五钱，若只要黑黑卷子，三钱一首。到府间价又高了。每考一番，来做生意一次。及至帮补了，他却本府专保冒籍，做活切头。他自与杭、嘉、湖富家子弟包倒，进学三百两，他自去寻有才、有胆、不怕事秀才，用这富家子弟名字进试，一百八十两归做文字的，一百二十两归他。复试也还是这个人。到进学，却是富家子弟出来，是一个字不做，已是一个秀才了。回时大张旗鼓，向亲邻道：“冒籍进学。”又捱一两年，待宗师新旧交接时，一张呈子，改回原籍，怕不是个秀才？是一个大手段人！”陈副使不知道，送了张五十金关书，择日启馆，却在陈副使东庄上。但见：

翠竹敲风，碧梧蔽日。疏疏散散，列几树瑶草琪葩；
 天下高高，出几座危楼高阁。曲房临水倚，朱栏碧槛水中

浮 孤馆傍山开 碧瓦红檐山畔出。香拂拂花开别径 绿阴阴树满闲阶。萧条革满少人来 一鸟不鸣偏更寂。

这先生初到馆甚是勤谨 每日讲书讲文 不辞辛苦 待下人极其宽厚。陈公子是公子生性 动不动打骂 他都为他委曲周旋劝解 以此伏侍僮仆没有一个不喜欢。就与陈公子或称表字 或称老弟 做来文字只是圈 说来话只是好 有时园中清话 有时庄外闲行。陈公子不是请个先生 倒是得个陪堂 两边殊是相安。

忽一日 对陈公子道：“我闲 知道令岳荐我来意思么？”陈公子道：“不知。”钱公布道：“令岳闻知令尊有个溺爱嫡子之意 怕足下文理欠通 必至为令尊疏远 因我是他得意好门生 故此着我来教足下。足下可要用心 不可负令岳盛意！”陈公子道：“正是 连日家父来讨文字 学生自道去不得 不敢送去。”钱公布道：“足下文字尽清新 送去何妨？”陈公子道：“这等明日送去罢！”钱公布道：“这且慢 令尊老甲科 怕不识足下新时调 还得我改一改拿去。”次早 将来细细改了 留得几个之、乎、也、者字 又将来圈了 加上批语送去。果然陈副使看了大喜 道：“这先生有功。”对如夫人说 这如夫人听得儿子文理通 也大欢喜 供给极是丰厚。后边陈副使误认了儿子通 也曾大会亲友面课 自在那边看做。钱公布却令小厮 将文字粘在茶盅下送与他 照本誊录。一次 陈公子诈嫌笔不堪写 馆中取笔 把文字藏在笔管中与他。把一个中外都瞒得 陈公子是个通人了。但是钱公布这番心 一来是哄陈副使 希图固馆 二来意思要得陈公子感激 时常资助 不料止博得一个家中供给齐整。便是陈公子 也忘记了自己本色 也在先生面前装起通来 谈文说理。先生时常在他面前念些雪诗儿 道：“家

中用度不足，目下柴米甚是不给，欲待预支些修仪，不好对令尊讲。‘陈公子不过答应得声：正是呢！’也不说是学生处先挪几何。几番又道缺夏天衣服，故意来借公子衣服，要动他，公子又不买。钱公布心中便也快快，道：‘这不识好的，须另用法儿敲他！’

一晚，步出庄门，师徒两个缓缓的走。打从一个皮匠门首过，只听得一声道：‘打酒拿壶去！’这声一似新莺出谷，娇鸟啼花，好不啻啻可听。师徒二人忙抬头看时，却是皮店厨边，立着一个妇人，羞羞缩缩，掩掩遮遮，好生标致：

髻拥轻云堕，眉描新月弯。

嫣然有余媚，袅娜白家蛮。

天下最好看的妇人，是月下，灯下，帘下，朦朦胧胧，十分的美人有十二分！况村庄之中，走出一个年纪不上二十来，眉目森秀，身体娇柔，怎不动人？钱公布道：‘这妇人是吃钟儿的。’陈公子道：‘先生怎知道？’钱公布道：‘我只看见她叫打酒，岂不吃钟儿？’陈公子道：‘那秋波一转，甚是有情。’钱公布道：‘谁教你生得这等俏！’也是合当有事，陈公子走不过十数间门面，就要转来，来时恰好皮匠打酒已回，妇人伸手来接，青苎衫内露出只白森森手来，岂不可爱！陈公子便是走不动般，伫了一会方去。回到庄中，道：‘好一个苎罗西子，却配这个麦糗包！’钱公布道：‘只因老天配得不匀，所以常做出事来。你想这样一个妇人，配这样一个蠢汉，难道不做出私情勾当！’陈公子道：‘只怕也有贞洁的。’钱公布道：‘我闲，哪个人心不好高，只因她爹娘没眼把来嫁了这厮，帽也不戴一顶，穿了一领油腻的布衫，补洞的水袜，上皮湾的宕口草鞋，终日手里拿了皮刀，口中衔了苎线，成甚模样？未必不厌他。若见一个风流子弟，人

物齐整 ,衣衫淹润 ,有不输心输意的么 ? 虽然是这样说 ,我们读书人须要存些阴德 ,不可做这样事。”

谁知陈公子晦气到了 ,恰是热血在心 ,不住想她 ,撇开先生 ,常自观望。似此数日 ,皮匠见他光景 ,有些恼了 ,因是陈公子 ,不敢惹他。只见这日 ,钱公布着一双旧鞋 ,拿了十来个钱 ,去到他家里打掌 ,把鞋脱与他 ,自坐着等。巧巧陈公子拜客回来 ,见了道 : “先生在这里做甚么 ? ”钱公布道 : “在这里打掌。”陈(公)子便捱到先生身边 ,连张几张 ,不见。钱公布道 : “你(先)回去。”那陈公子笑一笑 ,道 : “让你罢 ! ”去了。那皮匠便对钱公布道 : “个是高徒么 ? ”钱公布道 : “正是。是陈宪副令郎。”皮匠便道 : “个娘戏 ! 阿答虽然不才 ,做个样小生意 ,阿答家叔洪仅八三 ,也是在学 ,洪论九十二舍弟 ,见选竹溪巡司 ,就阿答房下 ,也是张堪舆小峰之女。咱日日在个向张望 ? 先生借重对渠话话 ,若再来张看 ,我定用打渠 ,勿怪粗鲁 ! ”钱公布道 : “老兄勿用动气 ,个愚徒极勿听说 ,阿答也常劝渠 ,一弗肯改 ,须用本渠一介大手段。”洪皮匠道 : “学生定用打渠 ! ”钱公布道 : “勿用 ,我依有一计 ,特勿好说。”便沉吟不语。皮匠道 : “驼茶来 ,先生但说何妨。”钱公布道 : “渠依勿肯听教诲 ,日后做向事出来 ,陈老先生毕竟见怪 ,渠依公子 ,你依打渠 ,毕竟吃亏。依我依 ,只是老兄勿肯。读作孔。”皮匠道 : “但话。”钱公布道 : “个须分付令正哄渠进 ,老兄拿住子要杀 ,我依来收扒 ,写渠一张服辨 ,还要诈渠百来两银子 ,渠依下次定勿敢来 ! ”皮匠欢天喜地道 : “若有百来两银子 ,在下定作东请老先生 ! ”钱公布道 : “个用对分。”皮匠道 : “便四、六分罢。只陈副使知道咱伊 ? ”钱公布道 : “有服辨在东怕渠 ! ”此时鞋已缝完 ,两个又附耳说了几句分手。

到得馆中，陈公子道：“先生今日得趣了！”钱公布道：“没甚趣，女子果然好个女子，拿一钟茶出来请我，一发洁净喷香。”陈公子道：“果然？”钱公布道：“真当。”陈公子道：“这先生吃醋，打发我回，便同吃钟茶也不妨。”钱公布道：“妇人倒是有情的，只是这皮匠有些粗鲁，不好惹他。”陈公子道：“先生，你本怕我括上手，把这话来挫我！”钱公布道：“我好话，若惹出事来，须不关我事。”陈公子一笑，自回房去了。

次日，把脚下鞋子拆断了两针线脚，便借名缝绽，到他家来。只见皮匠不在，叫了两声，妇人出来，道：“不在家。”陈公子看时，越发俊俏，道：“要他做些生活，不在，大娘子胡乱替我缝一缝罢！”那妇人笑道：“不会。”公子便脱下来递去，道：“大娘子看一看，不多几针。”妇人来接时，公子便捏上一把，甚是软滑柔润。那妇人脸上一红，道：“相公，斯文家不要粗鲁！”公子也陪笑了一笑，妇人道：“明日来罢！”公子道：“明日晚来。”妇人道：“晚，他在邻家吃酒未得回，晌午罢。”公子趑趄出门，妇人也丢一个眼色，缩进去了。

陈公子巴不得天明，又巴不得天晚，打扮得齐齐整整，戴了玉簪、金挖、金茉莉簪，一身纱罗衣服，袖子内袖了二三两小镙儿，把一条白纱汗巾包了，对小厮道：“我出去就来，不必跟我。”径到皮匠家来。此时局已成了，听得他叫，皮匠便躲了，教妇人在里面回报：“不在。”陈公子听得声“不在”，便大踏步跳来。妇人已怜他落局，暗把手摇道：“不要来！”那公子色胆如天，怎肯退步？妇人因丈夫分付只得往楼上便跑。陈公子也跟上，一把抱住便把银子渡去。那妇人接了，道：“且去，另日约你来。”陈公子道：“放着钟不打待铸？”一连两个亲亲，伸手去扯小衣。只听得楼门口脚步响，回头看时，皮匠已拿了一

把皮刀赶来了。公子急了,待往楼窗跳下,一望楼又高,舍不得性命。心又慌,挪不得脚步,早被皮匠劈领一把,揪在地下,忙把刀来切时,却被妇人一把抢去,道:“王(洪)大哥,做甚贼势!”那皮匠便将来骑住,劈脸墩上两拳,公子便叫:“饶命!”妇人又道:“打杀人也要偿命,不要蛮!”公子又叫:“娘子,救命!”只见凳上放着这妇人一双雪白好裹脚,被皮匠扯过来,将手脚捆住。这公子娇细人,惊得莫想挣一挣。

正捆时,只听得先生高高的唱着本待学过来,公子便高叫:“先生,救我一救!”皮匠道:“我也正要捉这蛮子,一同送官!”便跳起身来,往下便走。却好先生正到门前,这皮匠一把揪住,便是两掌。钱公布道:“这厮这样可恶!”皮匠道:“你这蛮子,教学生强奸人妇女,还要强嘴!”钱公布道:“哪……哪有,有这……这样……样事?”陈公子又叫:“先生快来!”一结,一纽,两个一同上楼。钱公布道:“我教你不要做这样事,令尊得知,连我体面何在?”那皮匠又赶去陈公子身上狠打上几下,道:“娘戏个!我千难万难讨得个老妈,你要戏渠?”公子熬不得,道:“先生快救我!”

野花艳偏奇,狂且着贪想。

浪思赤绳系,竟落青丝网。

先生便问道:“老兄,高姓?”皮匠道:“我是洪三十六。”先生便道:“洪兄,愚徒虽然弗好,实勿曾玷污令正。如今老兄已打了渠一顿,看薄面,饶了渠,下次再弗敢来。”皮匠道:“‘苍蝇戴网子,好大面皮!’虽是不曾到手,也吃渠亲了两个嘴。定用打杀!”钱公布道:“罢,饶了渠,等渠再陪老兄礼罢!”皮匠道:“‘打虎不倒被虎咬。我弗打杀,定用送官,立介宗案!’”钱公布道:“到官也须连累尊正!”皮匠摇得头落道:“也顾勿得!”亏得

妇人道：“我宁可死，决不到官个！你怕后患，写渠一张，放子渠去罢！”公子道：“一凭娘子！”钱公布道：“洪兄，放渠起来写。”皮匠只不做声，钱公布道：“你还有甚题目话么？”皮匠道：“我还要三百两银子，烧渠性命！”钱公布道：“哪得多呵！送五两折东陪礼。”皮匠便跳起道：“放屁！你家老妈官与人戏，那三五两便歇！”钱公布道：“不要粗糙。”公子捆缚不过，便道：“先生，加他些。”自十两起直加至一百两。皮匠还做腔，又亏得妇人道：“没廉耻，把老婆骗钱，还只顾要！”皮匠与公怖怕做出马脚来，便住手。一时没现钱，把身上衣服，头上簪、挖都除去。先生又到馆中，将他衣、被有七八十两，玩器、手卷，都押在他家，限三日内银赎，才放陈公子起来，手脚已麻了。又拿了一枝烂头笔，一张纸，要他写。公子没奈何，只得随着皮匠口里说写去：

立服辨人陈某，不合于今四月廿三日，窥见邻人岑氏颇有姿色，希图奸宿，当被伊夫洪三十六拿住，要行送官。是某情极，央求亲人钱某求释。如或不悛，仍行窥伺，听凭告理。立此服辨是实。

写到“听凭告理”处，皮匠还念两句道：“如岑氏遭逼不悛，致生事端，亦某抵偿。”陈公子也待下笔，倒是钱公布道：“这事断没有得，不消写，不写了。”公子与钱公怖俱押了字，方得出门。

那陈公子满脸惭惶，钱公布又路上动嘴道：“累他受气，累他陪口分拆，后生家干这样没要紧事！陈公子默默无言。到得房中，房中已收拾得罄尽。只得回家对他妻说，某好友要将田馕银百两，骗得出来。果是先生去了半日，随着人把衣服、书玩都一一搬来。只说妇人留住了金挖、玉簪，说不曾有。次日，连皮匠夫妇俱已搬去。公子甚是欢喜，道：“省得拿这张服

辨在此劫持我！”不知里边有许多委曲。廿四日，陈公子回家去设处银子，他就暗地到皮匠家去，分了些物件，只捡好玉瓶、古炉、好手轴袖回馆中，又吃了他一个肥东。到了廿五日，陈公子拿了银到馆，交付钱公布道：“先生，银子已有了，快去赎来，怕老父到馆，不见这些玩物生疑。”公布道：“我就去。只是你忒老实，怎都是纹银？你可收去十两，我只拿九十两去，包你赎来。”打发他出房，就将九十两银子收入书箱，把这几件玩物带到皮匠家，慌慌张张的径入里边。皮匠道：“银子来了么？”钱公布道：“还要银子？那日我这节事，众小厮都分付了，独不曾分付得一个，被他竟对主母说了。主母告诉了陈副使，昨日便叫了陈公子回去，说他不肖，今日亲自府间下状，连公子都告在里边，说你设局诓诈，明日准准差公来。我想这事怎好，我得钱累你受害？故此把这些物件都归了你，把你作官司本，只不要扯我在里边！”皮匠便跌脚道：“这原是你教我的！如今这些物件，到官都要追出去，把我何用？”妇人道：“我叫你不要做这事，如今咱伊？还是你依同我，将这多呵物件，到陈衙出首便罢！”钱公布道：“这‘拿头套枷戴’，勿可！勿可！陈老先生只为钱，你不若把些物件还了陈公子，等渠还子爷，便无话哉。便公差来，你暂躲一躲便了。”皮匠还没主意，倒是妇人立定主意交还，止落得几两陈公子暗与她的银子，钱公布自着人搬回了。他夫妻两个计议，怕一到官要难为，苦使家私无些，便收拾做一担儿，两个逃往他乡，实何尝得这九十两银子，勒他簪、挖？到午节边，先生回，陈公子把存下十两银子分五两送他，又送几件玩器，彼此相忘。直至午节后复到馆，师生越加相得。

一日，两个在竹阴中闲谈，只见花径两个人走将进来，要

见钱相公与陈相公。钱公布道：“是甚么人？”两个俱披着衫儿与他相见。那两人道：“小人是本府刑厅，有事来见二位相公。”钱公布道：“刑厅有甚事来见我们？”那两人道：“小可唐突，钱相公不讳流，陈相公不讳讎么？”钱公布道：“正是。”两人道：“这等小可来得不差了。本主奉有按院批准洪三十六告词，特来奉请二位相公。”钱公布道：“我们并不晓这人。”陈公子早已脸色惊白了，只见年纪老成公差道：“昨日那原告，来请封条去封尸棺，两在下曾会来，道是个皮匠，陈相公倚势强奸他妻岑氏，以致身死。”钱公布道：“捉奸见双，有何凭证？”那后生公差道：“岂有无证之理？他道有陈相公的服辨，买求的银子，与钱相公过付。这事二位相公自与他分理，不干二在下事。”陈公子听得事逼真，低了头思想，不发一言。公布道：“‘官差吏差，来人不差。’且备饭！”陈公子叫摆饭在水阁，问他两个姓名，一个姓吴名江，号仰坡；一个姓冯名德，号敬溪。两个略谦一谦，便坐上边。在席上假斯文，不大吃又掉文淡，道：“敝厅主极是公明，极重斯文，二位去见，必定周旋。况有令尊老爷分上，这蛮子三十板，一名老徒稳稳。二在下没有个不效劳。就是两班门上一应人，若是两在下管的，便没敢来做声，就是件作，也听两在下说的。”吃了半日，假起身告辞，钱公布假相留，冯敬溪道：“正是，扰了半日，牌也不送看一看，倒是白捕了。伙计，看牌虽有个例，如今二位相公体面中，且先送看看！”吴仰坡便在牌包中检出一张纸牌来，双手递与钱公布，公布便与陈公子同看，上写道：

绍兴府理刑厅为奸杀事：本月初六日，蒙浙江巡按御史马，批准山阴县告人洪三十六告词到厅，合行拘审。为此，仰役即拘后开人犯，赴厅研审，毋违，须至牌者：

计拘：

陈 鏊 钱 流 俱被犯

张德昌 岑 岩 俱干证

洪三十六 原告 差人 吴江

钱公布看了 ,将来送还 ,道：“张、岑两个 ,是甚么人？”吴仰坡道：“是他亲邻。”说罢 ,师生两个计议 ,送他差使钱 ,是六两作十两。钱公布道：“拿不出。”加到九两作十五两 ,钱公布递去 ,那吴仰坡递与冯敬溪道：“伙计 ,二位相公盛意 ,你收了。”那冯敬溪捏在手中道：“多谢二位相公 ,不知是哪一位见惠的？两在下这一差非是小可 ,原是接老爷长差 ,又央门官与管家衬副 ,用了一二十两 ,才得到手 ,怎轻轻易易拿出这个包儿来？也须看‘理刑厅’三个字！”吴仰坡道：“伙计 ,这是看牌包儿 ,若说差使钱 ,毕竟我、你二人 ,一人一个财主。”陈公子听了木呆 ,钱公布附耳道：“口大 ,怎么处？”陈公子道：“但凭先生 ,今日且打发他去。”钱公布道：“这不是甚差使钱 ,因馆中有慢……”吴仰坡便插一句道：“这等 ,明日陈爷那边去领赏罢！”陈公子忙道：“不要去 ,只到这厢来。”钱公布道：“因慢 ,以此折东 ,差使后日了落。”吴仰坡道：“敝主甚是性急 ,洪三十六又在那厢催检尸 ,二位相公投到了 ,若不出去 ,敝主出文书到学道申请 ,恐两在下也扶持不得。”钱公布道：“且耽延两日。”两个差人便起身作别 ,道：“这等后日会。”

饮若长鲸吸 ,贪如硕鼠能。

从教挽大海 ,溪壑正难平。

送了两个差人出去 ,钱公布连声叹气 ,道：“罢了 ,这前程定用送了！”又对陈公子道：“这事弄得拙 ,须求令岳令尊解纷。”陈公子道：“家父知道 ,定用打杀！还是先生周支。”公布

道：“我怎周支得？须求孔方！如今若是买上不买下做，推官向贴肉摠，少也得千金，检尸仵作也得三百，个日铺堂也要百来两，再得二三百两买嘱。这边邻里，可以胜他，这是一着。恐怕他又去别处告。若上和、下睦做，上边央了分上，下边也与洪三十六讲了，讨出了那张服辨，买了硬证，说他自因夫妻争殴身死，招了诬，可也得千余金。”陈公子道：“怎不见官，免致父亲得知方好。”钱公布咬指道：“这大难！”想了又想道：“有个机会，目今李节推行取，你如今匡得二百两银与差人，教他回你在京中令岳处，我游学苏州，里边还要一个三百金分上，不然节推疑我们脱逃。书房中也得二百时银，教他搁起莫催。洪三十六也得五七百金，与他讲绝，私和，不要催状。待到新旧交接，再与差人、与书房讲，竟自抹杀，这可以不见官。但这项银子就要的，如何是好？还再得一个衙门中熟的去做事方好。”陈公子道：“又去央人彰扬，只累先生罢！但急切如何得这银子？”钱公布道：“这须不在我，你自家生计策，或者亲友处借贷些。”陈公子道：“如今这些乡绅人家，欠他的，如火之逼；借与他，其冷如冰。谁人肯借？”钱公布道：“自古道‘儿女之情，夫妻之情’，你还到家中计议，或者令堂有些私房，令正嫁资，少可支持。后日差人就来了，被他逼到府前，四尊有令尊体面，讨保，这也还好，若道人命事大，一落监，这使费还多，你自要上紧！”

陈公子思量无计，只得回家。走到房，拿来茶水，只是不吃，闷闷昏昏，就望床中睡去。他夫妇是过得极恩爱的，见他这个光景，便来问他道：“为着甚事来？”只见陈公子道：“是我作事差，只除一死罢！”李小姐道：“甚事到死的田地？说来！”陈公子只是拭泪不说。李小姐道：“丫环，叫节童来，我问他！”

陈公子道：“不要叫，只是说来，你先要怪我。”李小姐道：“断不怪你。”陈公子便将前日被皮匠逼诈，如今他妻死告状，与先生计议事都说了。李小姐也便惊呆，道：“因奸致死，是要偿命的，如何是好！”陈公子越发流泪道：“我只是一死！”李小姐道：“若说丈人在家，教他与你父亲去讲，还是白分上，好做。若说要二三千银子，便我有些，都将来生放，箱中不过一二百首饰，一时典换不及，母家又都随任，无可掇挪，怎生来得？不若先将我身边银子，且去了落差人，待我与婆婆再处！”可笑陈公子是娇养惯的，这一惊与愁，便果然病起，先将银子寄与钱公布，教他布置，自己夫妻在家中暗地着人倒换首饰，一两的也得五钱，折了好些。那边钱公布又雪片般字儿来，道：“洪三十六又具状吊尸棺，房里要出违限。”真是焦杀！

这边陈公子生母杜氏，闻得他病，自到房来，媳妇迎着，问道：“为甚忽然病起来？”李小姐道：“是个死症，只是银子医得！”杜氏道：“是甚话？”来到床边看了儿子，道：“儿，你甚病？”陈公子也只不应，李小姐要说时，他又摇头。杜氏道：“这甚缘故？”李小姐道：“嫡亲的母亲，便说何妨？”便将前事细细说了一遍，道：“故此我说是死症，只要银子。”杜氏听了不觉吃了一惊，道：“儿子，你真犯了死症了！我记得，我随你父亲在关内做巡道时，也是一个没要紧后生，看得一个寡妇生得标致，串通一个尼姑，骗到庵中欺奸了他。寡妇含羞自缢，他家告状，县官审实，解到你父亲那边，也有分上。你父亲怪他坏人节，致他死，与尼姑各打四十，登时打死。这是我知道的，怎今日你又做这事！你要银子，你父亲向做清官，怎有得到我？就你用钱挣得性命出来，父亲怪你败坏他门风，料也不轻放你！”叹了一口气，道：“我也空养了你一场！”立起身去了。到晚间，千思